

學

林

學

學林卷三

名諱

宋

王

觀

國

撰

夏商無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爲書之篇目也然則夏商無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

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斥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罔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釗而其孫有昭王此立謚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爲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于魯問具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

武公之後是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知矣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爲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爲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爲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曰野雞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爲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前漢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恒前漢

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爲常山郡自此北嶽恒山改爲常山也漢景帝名啟故史記改微子啟爲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爲通侯蒯徹改爲蒯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故荀況改爲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宣帝爲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爲詢其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

爲省中前漢孔光傳曰孔恭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都壽良縣改爲壽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漢藝文志莊忌改爲嚴忌莊助改爲嚴助莊尤改爲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爲嚴公楚莊王改爲楚嚴王異姓諸侯王表秦昭莊改爲昭嚴又班固叙傳謂老莊之術爲老嚴之術謂莊子爲嚴子之類是也漢殤帝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爲林慮縣之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慶姓者皆改爲賀

氏鍾慶純改爲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故後漢書不用泰字鄭泰郭泰傳皆改爲太字而兩傳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按後漢安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殤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蔚宗于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于父而畧于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爲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昭君改爲王明君經史中昭穆之昭本

音招以避晉文帝諱皆呼昭音韶徵招角招亦音爲韶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韶矣北齊文宣太子名商改商州爲趙州石勒諱胡字故本草呼胡葵爲香葵呼胡瓜爲黃瓜又諱勒字呼羅勒爲蘭香羊祐牧荊州荊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愉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于是改會爲鄒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稷爲永寧太守以父名永故改永寧爲長寧王彧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

諱同故季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獻字元德當晉太
元末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叡字犯晉元帝名
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之
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宋
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爲內書
省凡中字皆改爲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改爲永
平郡廣宗縣改爲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
父名昞故唐人文字改虎爲武改昞爲景唐高祖名淵
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公孫淵改稱公

孫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爲屯書
民爲巳又改棠爲末以避世字改昏爲昏以避民字而
唐人文字皆改民爲人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
改治爲理武后名曁音照故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
名爲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爲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
士護韋思謙本名士約以近武后父名爲嫌而以字行
唐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
去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直以近
睿宗諱改爲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

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為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亘故亘州改為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為作諱辨是也朱温祖名茂琳改戊為武至今北人呼戊為武又温父名誠温篡唐居汴州人為諱城字故韋城考城胙城襄城等縣至今但呼為韋縣考縣胙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國昌克用立州縣

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為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何以別之哉唐書太宗子紀王慎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時質質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文則事

備故有諱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文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爲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別九等之叙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鯀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爲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于朝不幸

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耳戰而敗績豈遽爾爲愚人耶周平王爲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枝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于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鯀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嘗爲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升

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
有古人而無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
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
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爲酒也又
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
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
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鼻受數斗盛馬乳桐

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
曰桐音挺桐之桐觀國按桐馬者乃官號非酒名也前
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
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
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桐馬則改
家馬之官名爲桐馬耳若然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有
桐馬丞五人有桐馬尉一人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
之馬則桐馬者乃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擁也引也
以擁引其馬爲義故曰桐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

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者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捫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攷之可以見志曰河間獻王獻雅樂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煜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及卽位乃下詔罷樂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

師學乃習樂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冗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捫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捫馬之所用也蓋捫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捫馬所川之酒太官合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于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

漢書乃以桐馬爲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
二人給祠南北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
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
皆悞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
漢書者乃以給爲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牽于漢書
注釋之說不能稽攷辨明而卒取撞捫之義又謂捫爲
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卽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

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
劭注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
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
帝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觀國按
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又
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
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
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曾孫是也若以耳音仍則誤矣
又匈奴傳曰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以匈

奴傳放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握衍胸鞬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直父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觀國按禮記

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泰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奔荆蠻文身斷髮蓋自同于蠻夷之習以示無爭立之心乃得以全其生也使二人不奔荆蠻則見忌于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初為秦王時功既高矣建成元吉不知機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若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傷害則其說疎矣前漢地理志曰粵

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子云封于
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
所好也非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
記有象龍子之語耳

耐祭尊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耐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八
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月列
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服虔注
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顏

師古注曰耐文救反三重釀醇酒也觀國觀古之諸侯
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于奪爵失侯今耐金不如法舉
不至于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其重讀食貨志然
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西羌侵邊齊相卜式上
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按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
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

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覲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于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耐命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耐金之舉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淫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其舉與刑頗不從類觀國按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

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蠶室實武帝私忿之刑故舉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帝之紀亡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觀國按

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被歌聲者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為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也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以度曲為歌曲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為歌曲矣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繁度曲雲鬢儼分行亦用為歌曲矣徐陵曰奏新聲于度曲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于令甲觀國按古之律令書有甲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望之傳曰永惟邊境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流離飢寒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筆長短有收章讓太子注曰令丙為篇之次也蓋筆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目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問其事之在何

篇目一槩稱曰著于令甲則非也世之巫祝之符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符咒者以爲言觀國按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末必有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有律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目自舉矣巫覡符咒之語其告誡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故符咒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末必有敕字故符咒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

濟翁誤矣揚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忽眇緇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按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及民已犯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問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按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于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于天下

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祀于郊觀國按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尙書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于郊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祀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非也按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開元者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以年號鑄文者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皆寢罷然則終唐三

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毋怪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
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
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
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
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
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耳今
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

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
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
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
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
曰戊己中央鎮護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
己觀國按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己二校
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
尉是戊己校尉爲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
守車師前王庭耳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己土也

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戊己爲名旣專主屯田于車師
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
烏孫壘城于西域爲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
護實都護之職戊己校尉所不預焉况車師王庭亦非
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
戊己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爲戊己校尉屯
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爲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
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
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
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
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觀國按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
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
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
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緩
刑貶減也兩無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
旣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觀之則史言慮

囚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
意訛爲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攷而遽生非
訾耳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瞍瞽瞍父曰蟜牛蟜牛父曰句
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又
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觀國按舜禹同時人
也同出于顓帝之系是爲同姓然自顓帝歷六世而至
舜自顓帝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其世

次脫慢司馬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故後世無所攷
焉蓋自戰國迄于秦火譜系散亡而同姓異姓混而無
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
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郟文
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
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子爲文之同姓也武之穆
四國皆武王子爲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
之同姓也同姓不可爲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
昭公知禮乎君取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蓋吳實泰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姬是爲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也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也春秋之際同姓之

禮已紊矣晉假道于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丞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杜預曰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無罪而且殺之而況于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爲姓至周封于陳爲胡公十三世奔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

魏郡元城爲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女顏師古注曰王訢爲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又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予之同族也皆以爲宗至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訢傳曰訢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薨子譚嗣譚薨子咸嗣王莽妻卽咸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觀國按莽自叙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後徙魏郡元城爲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爲魏郡人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並無家

譜可攷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訢莽同爲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爲異是異居也非宗異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惟一字無以二字爲名者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漢造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修藩臣竊樂太平

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
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又前漢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
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
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
慕從聖制由此觀之則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
名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爲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
漢制則不改故終後漢之世人惟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注引漢書

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
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前漢蕭
何傳服虔注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注曰雖爲文
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
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
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
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觀國攷諸家說
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或曰無嫉害或曰不刻害或
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當也

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爲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宣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召爲大廐丞又張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又杜周爲廷尉史張湯數言其無害凡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于時也凡不侮文不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爲酷吏矣蕭何能輔之以道故不沈于刀筆之間也

音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以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船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虫之害觀國按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山有水自山出至山下則分流爲二其一向南流者爲離水其一向北流者爲湘水其地在漢

繩而爲網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採木爲耒
日中爲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
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
之有帝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
在可紀而史冊削去三皇惟取五帝者豈以伏羲神農
爲不足紀與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頊帝
嚳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頊帝嚳而削三皇何耶黃
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爲五帝而獨遺
少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堯瑀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

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至
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
徃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
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觀國按太史公作史乃採摭
經傳而爲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
于易傳言伏羲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于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
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

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爲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前漢律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觀國按周至赧王爲秦所滅秦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

世而亡亦猶隋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于魏之士以魏之士而傳于晉之金以爲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而爲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一隅之竊據者耳居北朝者曰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

之推終始相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爲行今攷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爲序或以所

勝爲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爲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而涕沾袍何休解曰夫子素按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西金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

下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爲赤烏夫子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國按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以褒貶之法修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所書之事而已魯史記之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記所書止于此故孔子于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反

袂拭面而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魯史記而創增其說矣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二日春秋亦書二日不改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書獲麟則孔子豈遽增其事哉冬獵曰狩于春書狩者譏哀公變禮也言西而不言地者譏遠狩而非一地也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于畋也魯史記止于此故孔子亦絕筆于此若謂絕筆于春秋不書下三時則非也按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爲傳

故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自小邾射來奔而下
魯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邾射
以句繹來奔與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昭五年邾黑肱昭三年
十一年三叛人同而不在三叛人之數是以知作春秋時
魯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攷之則哀公十四年
止春而不書下三時又何疑哉觀國竊謂孔子作春秋
以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讖
緯之書皆虛怪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
春秋則誣聖人甚矣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赧王

五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昭襄王滅周自秦
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年然
則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七十有四年其間十二諸
侯變而為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為一是則滅周者秦也
及秦衰然後漢乃興蓋其反覆變態授受不一孔子乃
豫知劉季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誰欺耶謂漢以
火代周之木則為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于木精赤帝
血書赤鳥皆不經怪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以
釋經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形聲耳西狩止有

西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與刀義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出于緯書乃漢人之語劉字從卯不從卯貨字從貝非真字字書與本史必有一誤觀國按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已如以天保爲一大人只十以甄舒仲爲予西土瓦舍中人以董爲千里草以趙爲小月走以亨爲二月了以卓爲十日卜以李爲十八子以昌爲二日以岳爲丘山以運爲軍走以隆化爲降死以業爲苦末以三刀爲州以召刀爲劭以破田爲丑

凡此皆象形取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爲武反正爲乏毀則爲賊皿蟲爲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于亥有二首六身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之年後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爲詛而況圖緯之家多鄙俗之語尚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兵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次之降如此觀國竊謂高帝崩高后專制諸呂雖未用
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心時陳平爲丞相承詔
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
所以示無爭功之心而爲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
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平乃居其中實陳平之陰計也
人君第功臣必能合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按前漢高祖
功臣倭年表實百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人
班固誤也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
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

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舛誤其事數百頗
爲詳悉觀國讀唐史于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于
下方宰相世系曰房元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
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倫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
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
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本
傳只作元超世系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薛

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
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
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
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
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
帝紀又相武后世系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
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據帝紀又相憲宗宗室世系
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
室進者九人觀國按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

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平知柔
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
三人少崔沅崔敦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
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
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
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
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
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宏靖杜鴻漸而帝
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

相也觀國按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謐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王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縶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

七年乃卒今按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桓公也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一年矣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杞武公至杞桓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有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闞弒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氏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惟吳世家稱十七年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而卒也按史記年表餘祭

嗣位四年被弒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弒矣年表猶書五年終于十七年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方書吳餘昧元年豈餘祭被殺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餘昧始立耶以此攷之則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其事有次不相類者漢惠帝卽位太后立

帝娣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爲將居中太后悅其哭乃哀蓋呂后獨生惠帝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爲太子者欲繼統出于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策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后不過內欲繼統出于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可以固呂氏之宗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

及呂后崩大臣誅諸呂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爲周矣非復唐有也然則武后真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張中宗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後天下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同可知也觀國按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于齊及昭公居鄆故春秋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及昭公適晉至乾侯春秋書曰公

如晉次于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春秋書曰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春秋又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故春秋于此三年正月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號時晉帝在平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卽位當其居于均州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于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史旣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

者爲唐正朔設不爲其人設也武后淫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遜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三十觀國按易言參天兩地者爲一三五爲參二四爲兩此五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

揲著而變爲卦爻也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始于一終于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爲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爲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于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也權權經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璿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

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爲參觀國按論語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此孔子戒子張以忠信篤敬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與則若倚于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爲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

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按班固所訓銅之義乃金玉之義銅之義不如此也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按此數人言歷皆假圖讖以爲言者夫推實歷以較之尚多不密而況假圖讖以爲言殆不根之論也適以蔓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
奏策如淳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按朝廷
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
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無乃非美稱耶字書除有
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保詩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墀詩毛氏傳曰墀
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雨畢而除道凡此皆開
道也春秋莊公四年左氏傳曰除道梁澆杜預注曰開

直道也史記曰始皇除道道九原抵雲陽漸山堙谷直
通之所謂除道亦開道也易萃卦曰君子以除戎器戒
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精且備也以此觀之則
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
年秋胡詩曰良人爲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
除盡也故階除謂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
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去者如淳注漢紀以除官
爲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爲除官固非美稱
如淳誤矣

弧弓

前漢韓安國傳曰單于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注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觀國按類古師所訓出于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櫨次之檉桑次之楠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然則爲弓者以木爲幹而

加以角筋膠絲漆以爲之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爲弓哉特假角以副其本也上古時質樸故其始創弧弓則弦木爲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爲弓也有角筋膠絲漆參合而爲之史記云宣王立女童謠曰檉弧箕服實亡周國服虔注曰檉桑也顏師古注曰檉山桑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檉弧弧弓也禮記曰桑弧蓬矢凡此言弧皆以木爲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此又以角爲弧是或以木或以角無定制矣周禮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

以授射甲革樞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
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體
多來體寡謂之夾庾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豻侯鳥
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樞質者
用強弓矣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來體多強
弓也然則弧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爲弧弓惟強有
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所謂弧弓射獵
豈以強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弧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
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顏師古注
曰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觀國按石建
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
馬字皆爲此亦小疵未至于得罪而建驚曰獲譴死矣
其憂如此之甚者按前漢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
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
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
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

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譴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并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尚書侍郎韋抗曰朕常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卽以爲平章事觀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人惟大臣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爲因閱大臣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訛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庾敳傳曰敳有重名而聚斂積實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數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觀國按兩傳所譽之辭則同

一則以爲和嶠一則以爲溫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按庾
敬嘗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自惠懷以來敬仕漸顯正
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庾敬以此知所譽
者乃溫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
在前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
管源雄並爲重鎮觀國按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
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爲壽州總管
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孝王
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卽發痼而薨觀國按秦孝

王傳云妃崔氏進毒于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故賜
死于家然則夢妃而發痼者誤矣隋柳述傳曰文帝在
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巖侍文帝怒煬帝令述召房陵王
述與元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煬帝協謀矯詔執述巖
以屬吏觀國按宣華陳夫人傳曰述巖爲敕書以示楊
素素以事白煬帝非召房陵王而執述巖也南史梁昭
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觀國
按三月未有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父名晉肅
不敢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按韓愈

諱辨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爲是以此知賀常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人康駢作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慙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恃賀祖稱諱進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輾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辨觀國按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鴟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楹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爲鴟夷子皮顏師古注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爲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觀國按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爲之皆有擊觸破碎之患前漢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膠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繆微一旦重礙爲

甕所輻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
盛酒人復借酤觀此箴意蓋爲以瓶汲井繩礙瓶破不
如鴟夷盛酒安而不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困敗
也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托鄙名以自晦其
跡耳杜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
此詩意非爲欲隱也乃欲富貴彊兵如范蠡故其下句
曰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蒼終軍等並在

左右又藝文志從橫家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古注
曰嚴助傳作膠蒼而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觀國
按廣韻聊字洛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蒼爲
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
勸之則藝文志云聊蒼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
士尚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
之爲可信也膠姓亦有膠鬲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
膠一字音與義皆不同于假借爲難合惟姓與名雖有
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爲鼂亦作晁史記有朝

錯傳前漢有鼂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韓朝鼂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宓不齊字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宓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袁爰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于假借爲難合矣

祕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祕祝官應劭注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十三

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觀國按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祕祝郎有灾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詔除之耳觀國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之人君其責己如此之重故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蒞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

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齊侯疥疴期而不瘳梁丘據與商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固史歸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肆行非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預焉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己責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

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旣利矣孤必預焉左右曰命可長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于繹由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修德自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修其德而移過于人以獲福于己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恃于上下之情故設祕祝之官欲以移過于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於

乎文帝惟是心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按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十百千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

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于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至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至亥之數也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爲天統未者坤之初六林鍾爲地統寅者乾之九三太簇爲人統

三統既正則還相爲宮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之餘也二篇之末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古之造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五數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爲九九者老陽之能變者也二四爲六六者老陰之能變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生少陽七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乃揲著之變而爲卦者

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十六鱗六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之數鯉者在地而能變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顯不可制畜故爲在天之能變者鯉能神化飛越山湖故爲在地之能變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變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罪無辜禮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

或以孤子之孤爲辜李陵答蘇武書曰功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蜀志劉備傳曰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義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爲孤負字不爲失也前漢翟方進傳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權者言己自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

和四年初置驂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權辜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諳等交通州郡辜權所在珍寶貨賂悉入西省章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同觀國按此辜權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爲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所訓迂矣權與較同音而義亦迥周禮大宗伯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小祝曰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又曰凡沈辜

學林卷三

學林卷四

宋王觀撰

鹽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
 上六鹽不自隨掌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
 南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
 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有紐文槃
 五龍璿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冉閔大將
 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

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藍田玉璽在六璽之
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
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
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于劉聰後又
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實錄
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爲之上蟠蛟螭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
沒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

閔永和八年始歸于晉穆帝觀國按攷傳國璽文在吳
書建康實錄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
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按
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于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
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
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得傳國
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

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按後漢光武帝
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
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
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
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
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
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
曰元符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虫魚篆方

四寸上有螭蛟缺一角此卽元后投璽于地缺一角者
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目是一
璽非傳國璽耳許慎說文曰璽者玉印也從土所以主
土籀文從玉爲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
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
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
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尙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宓伏服三字連用而世俗多變慮爲宓者誤也按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慮音不相通蓋慮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爲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于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

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乃尚方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天下玉帛于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觀國按春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片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子喬劉向得之于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旣曰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

籍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晉列爲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嘗攷究耳今渾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于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志可攷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衍公侯喜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喬

欲來迎我也觀國按莽言子喬謂王子喬也而用僑字者前漢藝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喬賦三篇又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喬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古注曰僑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僑二字通用也王莽云予之皇祖叔父子喬意謂莽與子喬同姓王殊不知王子喬乃靈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其得姓亦有出于王者之後者然謂王子喬爲姓王則不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僑喬二字通用可知矣

黠 黠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爲黠伯黠者多饒積厚又曰黠
黠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按黠
從黑黠從重二字雖同音榭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
曰諸羊曼爲黠伯也黠積厚也蓋羊曼爲黠伯從黑而
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黠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也顏
氏所引乃盛宏之晉書用從重之黠已爲誤今世所行
晉書乃唐太宗所修于羊曼傳用從黑之黠爲不誤矣
觀國按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顏縱好飲酒爲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郝鑒爲方伯胡毋輔之爲達
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明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
而曼爲黠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以
此觀之則黠者乃美稱是八儁之中居一儁也若如顏
氏家訓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黠黠無賢不肖之辨皆
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儁之列耶今按羊曼以
任達顏縱好飲酒而得黠伯之名則黠者豁達不拘小
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按唐書常袞傳
曰袞當國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

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云觀國攷常袞傳謂懲元載敗宰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于濫進非文詞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用也爲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也而史乃以黯黯無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紊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訓釋黯伯之語而不知于常袞傳之意則不合也

梗桶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爲版書神荼鬱壘于版而置于門謂之桃符卽桃梗也戰國策言土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卽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爲人形以其粗有人形大畧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概者亦初言其大畧耳世言桃可以祓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

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
神荼副焉對操索葦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
爲人病今按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
爲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爲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柔
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
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
儻人師訖設桃梗鬱樞葦茭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樞壘
二字通用之也備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爲芻
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鄭氏注曰備

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于生人觀國按古之葬者束
茅爲人馬之形謂之芻靈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
爲備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
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尙忍于作備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觀國按高堂隆
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于午終
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于卯終于未故木家

于卯祖以未臙金盛于酉終于丑故金家以酉祖以丑
臙水土盛于子終于辰故水土家以子祖以辰臙許慎
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為臙則誤矣漢火德故
以戌臙許慎漢人不知戌臙而已厥後為魏晉為南北
朝為隋唐則戌臙之訓遂廢矣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
曰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臙矣杜預曰臙者歲終祭眾神之名覲國
按杜預言歲終祭眾神即周之蜡臙于十二月台聚萬
物而索享之者也然而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制臙

祭即周之蜡臙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
十年始當秦惠文王之十二年既曰秦惠文王初制臙
祭則宮之奇謂虞不臙者非臙祭矣非臙祭則杜預不
當訓以為歲終祭眾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臙
所謂不臙者言虞必亡不再見臙也祖者行神也古者
行出有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
去而祀較也又烝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
將行祀較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祀較遂驅之杜子春注
曰將出祖道祀較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于道故餞行

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卽此人也觀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女相會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按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

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觀國按史記漢晉天文書河鼓星隨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渫瀆上象無所根據惟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土歲時記之類咸分門錄之初無稽攷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

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爲故事按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人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爲然也蓋事多出于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爲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

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注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南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時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

之單于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
注文選曰昭君后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
嘗令畫工圖宮人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于
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
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
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觀國按前漢元帝紀曰王
嬙爲閼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名嬙字昭君是也
而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誤矣五臣注文選謂昭
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單于

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蓋單于請婚當
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素定矣及單
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豫選定也其禮儀
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爲之也而後漢匈奴傳
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
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
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
蓋王嬙爲閼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
人爲閼氏耶漢旣許婚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

示之耶後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按單于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闕氏乃披畫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于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于器為笙竽前漢律歷志曰八音匏曰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蓋以瓠為笙

竽之底而宿管于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乘瓠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為笙底觀國按八音匏笙竽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為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于器為祝敵若以木為匏則匏遂為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西川日驃國獻樂器臯進樂器于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曰惟驃國得古制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匏而未有以真匏為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四裔耶

八陣

晉書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
疊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也文
武皆莫能識之觀國按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
曰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
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
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蜀志注其言八陣圖形勢
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按圖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
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
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

言一鶚者皆謂漢孔融薦禰衡之辭其實出于前漢鄒
陽傳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孔融舉鄒陽之語耳世言
萬頃陂而後漢黃憲傳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汪如萬
頃波後之學者按世說而稱萬頃耳魯褒錢神論有孔
方之文故世謂錢爲孔方然其實出于前漢食貨志曰
錢圓函方孟康注曰外圓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
語耳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爲李
白事然其實出于晉桓溫北征鮮卑袁虎倚馬作露布
文手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年者爲主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為秦將製筆自此始觀國按
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為不律又禮
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
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赤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
舍為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
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
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澣蒙求曰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
也紙字亦作帛從糸從巾則古以縑帛為之後漢蔡倫
始用木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
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于杜康康能變其醞釀之法
耳自伏羲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
字學則字非始于蒼頡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
皆非事之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注

曰飲器裨榼也晉灼注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觀國按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單于合爲一家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上老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爲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器貯血盟之酒以示盛禮也前漢張

騫傳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顏師古注曰韋昭云飲器裨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皆非也裨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虎子甕器所以溲便者也然則裨榼雖可以盛酒而不可持以飲謂之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耦或云世言流落當爲留落觀國竊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按衛青傳曰諸宿將常留

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二字宜矣其子美寄賈司馬巖使君兩閣老詩曰眉茫城七十留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嘆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爲坐物卽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孟

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集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爲承牀誤矣古人稱牀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牀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佐史談咏桓伊吹笛據胡牀三弄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陳蕃爲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麈榻漢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列于牀榻類中不分坐臥混而編之亦誤矣

履

說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雇鴉爾雅曰春雇鴉鴉夏雇竊元秋雇竊藍冬雇竊黃桑雇竊脂棘雇竊丹行雇喑喑宵雇嘖嘖爾雅釋音曰雇音戶玉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鴉鴉今以爲雇僦字廣韻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爲雇賃字然則雇字本非雇僦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攷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或說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

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顏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顧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伐木名曰顧山今按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固而雇本音戶爲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爲顧山顧僦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倩託僦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
 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
 古注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費亦作噓音皆同古
 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觀國按前漢游俠傳陳遵祖父遂
 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
 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
 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
 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

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
 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為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
 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
 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徵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
 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
 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費則蕭何
 所主非費矣顏師古謂進為費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

後推上天顧見其衣袈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
目求推者即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尊幸日
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
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
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家觀國竊觀古
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夢得傳說爰立作相商遂
中興蓋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
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

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使得自鑄錢未爲優也通旣無
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已
萬官至上大夫帝憂相者之言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
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自
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
瓦器以示敦樸爲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厮役
之才而賜大官得自鑄錢秦漢之法寵錫無功蓋文帝
爲夢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爲當時所切齒
不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

史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
信讒而逐之乃加富貴于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此何
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
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且而日食晉侯夢大厲鄭
妾夢蘭凡此皆托于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得說
後世固不可蹈以爲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爲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見
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願涉爲王沈沈者

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觀國按字書夥音
胡果切又音懷了切夥頤之夥當讀爲懷了切蓋夥頤
者楚人土語驚嘆夸大之聲也而班固于漢書乃削去
頤字惟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外戚世家曰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
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羣臣入家求之家
人驚恐女亡匿牀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噯大姊何藏
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前漢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
何藏之深也觀國按字書曰噯胡伯切大喚也武帝嘆

訝其藏匿而大喚之也而班固于漢書乃削去嘯字則不見其嘆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焉能行之觀國按去者叱使聽之聲至今四方人凡爲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些字些音蘇箇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于招魂之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爲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按

字書爹徒可切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有著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曰儂是拍浪兒是也欵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柳子厚曰欵乃一聲山水綠是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

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為杵閔宮詩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日而三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又二十

二年曰雄鷄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反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書曰唯克果斷前漢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曰畫斷獄夜理書凡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亦皆音丁貫切矣其與段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

刑法志曰斷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音段諸音義亦皆音徒玩反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音義曰斷丁管反今攷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貫切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斷斷二字皆俗書不可用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亦爲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詞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爲墳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蕭琛爲吳興太守至登廳事聞空中有此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郡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太守居廳事無所害蕭惠明爲吳興太守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灾遂盛設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季恭人爲吳興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于廳上設八關齊俄而牛死安人尋卒臨汝侯蕭猷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

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觀國嘗聞先達言鬼祟之于人但侮其當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不必君子道理但相其宜耳後魏道武皇帝于甲子日出師有司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果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

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不信巫邪有萬世榮以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以爲亂政刑于市而焚其神郡爲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曰替其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眭固字白兔軍屯地名射犬有巫誠曰將軍字兔而已各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軍固不從遂戰死以此知曾參不入勝毋漢祖不留栢人避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

爲賊所攻凝之不設備惟恃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敗
遇害此又蔽于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欲
自二三傳之至于萬世而入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于
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爲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
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爲劉氏所戮宋明帝
以駟字似禍字改駟爲駟又諱白字以爲不祥而末年
不競宋業遂衰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是
以爲隋而煬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荼捨身而末年
不能支梧侯景之亂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

年壽幾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壽四十建平所言
謂晝夜也晉恭帝紀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幾
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纔一百二年璞所言
婉而倒之以永其年也段成式記唐高宗初扶牀時戲
弄筆乃削畫紙角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
外高宗宜爲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隳唐室杜
陽雜編曰唐宣宗問轅集朕得幾年天子集曰四十但
十字挑脚而宣宗在位止十四年然則信讖兆溺祈禱
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必爲必者以不必爲必惡能必

哉

仞

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引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千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言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疏與音義皆訓云七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高數仞趙岐注皆云八尺曰仞尚書旅獒曰為山九仞孔安國訓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傳弔屈原賦曰鳳凰翔于千仞

兮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長千仞大連抱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賈山傳曰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顏師古注曰八尺曰仞食貨志曰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曰五尺六寸曰仞史記穰侯傳曰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駘注引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廣韻曰七尺曰仞禮部韻畧曰八尺曰仞諸家之說皆不同觀國按周禮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

八尺爲尋矣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爲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爲仞則廣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爲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等至澮則大矣其深少殺于廣理之當然也裴駟注穰侯傳引爾雅四尺謂之仞今爾雅無此文恐古書自別有爾雅若以四尺爲仞則梁城七仞纔二丈八尺耳不應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溝達于洫自洫達于澮則澮最大也若以四尺

爲仞則澮深二仞纔深八尺耳乃與洫深八尺同制爲不合矣裴駟所引爾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天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是矣孟子用仞字者仞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仞字耳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觀國按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寫書有當書于方者則謂之方書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者蓋張蒼爲柱下御史也柱下御史所掌之事當書于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四方文書也若主四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爲之辭而書之于方然後頒出故曰以方出之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此卽四方文書也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

有八星之號垂其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又曰謹連其事于左方凡此言方皆謂書其事于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事于方耳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觚有方有牘有札有槧有板蓋簡策觚皆以竹爲之方牘札槧版皆以木爲之簡有間以竹爲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掘塚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象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

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
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皆謂書其文
于策也觚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司操觚者
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爲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類是也
牘以木爲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
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簪筆持牘趨謁
此類是也札以木爲之而薄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
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
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

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托書
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槩以木爲
之可修削者玉篇曰槩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爲槩釋
名曰槩版長三尺揚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槩人也注
曰簡牘之人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槩蓋
言修削書也版以木爲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
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
版圖之法而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
土地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于版者也古未有紙

故簡牘以竹或木爲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者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爲也至後世則或以縑帛寫書故紙字從糸帛字從巾皆以縑帛爲之至蔡倫乃用木膚麻頭敝巾魚網以爲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夫以玉爲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爲簡則謂之金簡以金爲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文九錫文曰諸侯進爵受于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發金簡之書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爲龜寶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

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耶觀國按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天下名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診

許慎說文曰診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診妖氣也前

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和意也服虔曰診害也如淳曰診音戾義亦同後漢五行志曰氣之相傷謂之診鄭康成曰診殄也觀國按診者相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爲用則災禍由之以生占之論五行者有六診謂金診木也木診金也水診火也火診水也金木水火診土也金木水火土診天也六診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爲之相違而診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診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而木診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則火不炎上而水沴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
不潤下而火沴水也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
而金木水火沴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五事皆失
而金木水火土皆沴乎天也金沴木則木氣病春秋書
雨木冰太室屋壞之類是也木沴金則金氣病周威烈
王九鼎震之類是也水沴火則火氣病春秋書無冰之
類是也火沴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
是也金木水火沴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
是也至于沴天則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

月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
性相違而不相爲用之驗也尚書大傳曰六沴之作歲
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土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
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
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
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
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日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
至日昃爲日之中哺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受其
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爲之際可不慎哉

牙衙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衙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觀國放書史言牙兵與衙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于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衙御史正衙彈奏是已有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衙兵其子謂之衙內國朝皇太子別開封收謂之判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衙然牙兵衙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衙兵為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

也許慎說文衙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衙衙蓋衙讀音語衙衙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陸德明曰衙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如淳曰衙音牙又官府謂之衙故玉篇曰衙參也廣韻曰衙府也然則衙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于後耶

甌甌

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人多假

借用字故以儋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揚
雄傳曰乏無儋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儋石之儲皆用
儋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又用擔字蓋儋擔
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釋者不悟如顏師
古注漢書乃音儋爲都濫反又謂一人之所負擔皆誤
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
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則石百二十
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
爲程然則甌石乃二物一甌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

之秋懷詩曰豈必求羸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
禮牧人曰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爲
甌尤作龍杜子春曰甌當爲毀龍當爲尤周禮音義曰
甌兵例反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平剛則甌柔
則忸宋咸注曰甌破瓦又破罍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
子音義曰甌五計切破罍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按爾
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甌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義曰
甌音契以此知甌者瓦罍也揚子云剛則甌者太剛則
有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陶事爲甌事則于

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攷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
 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
 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牲事用虺者虺雜色不純也
 毀事謂毀除裁咎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虺二字于
 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親事用龍則文義不通
 矣鄭氏引故書者引本周禮也別本周禮頗訛不可援
 以為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茶苦其甘如飴蘇詩曰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毛詩皆訓曰茶苦菜也凡此茶字
 皆讀音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也良耜詩曰其蔣斯趙
 以蔣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器蔣去
 茶蓼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闔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莠也周禮掌茶掌聚茶以供
 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著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
 茶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鄭氏注曰
 如茅莠之色凡此茶字亦讀音徒然皆茅莠也非苦菜
 也玉藻曰天子搢珽諸侯茶此茶字音舒乃琖玉也亦

通茶耳考工記弓人爲弓斲木必茶此茶字亦音舒義亦與舒同爾雅曰藁苳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遮反按字書曰芳葦華也其別名爲藁苳方言不同耳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薺蜀人名曰苦茶此茶字讀音宅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作檟俗作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爲茶下從木非字法也書史沿襲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茶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

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觀國按管夷吾摘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閱此當知唐時以陽羨茶爲第一也陽羨在常州本朝建溪始盛

榭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榭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榭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觀國按諸字書無此榭字惟類篇有榭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齋盛鄭氏注

曰故書表爲𠄎𠄎表皆謂徽識也以此觀之則紫樹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徽識節旄者是也周禮有故書者別本周禮也用𠄎字者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音義曰剽音瓢廣韻剽字音𠄎注曰亦作剽然則𠄎剽二字其實一字也玉篇曰樹平表切物落也南史紫樹字從𠄎玉篇樹字從剽其實亦一字也但音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假借音訓用之如樹之音表字也後漢輿服志曰佩刀首以白珠鮫爲樹口之飾按字書鏢字撫招切注曰刃劍鞘下飾也史用鏢字與字書

不相應而其義則不異未爲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不害于義者此類是矣若害于義則爲不知類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焉曰路觀國按不言輅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商路也乘路周

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惟天子所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惟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圭者貴賤之所通執惟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于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車輅字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右氏傳曰梁山靡御鞅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

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蒞翰胡曰謨輅之杜預皆曰輅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也前漢婁敬傳曰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輅胡格反按字書輅胡格反輓車當胸橫木也然則本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觀國按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復修

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章懷太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于蒼龍元武闕外鐘懸于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鑿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則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亦因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遜傳曰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爲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觀國

按後漢輿服志又謂之天鹿則天祿爲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爲名如白虎麒麟鳩鵲屬玉之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爲名又加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于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

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于是元墀卸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漆髹切皆銅白黃金塗卸音口文選班固兩都賦曰于是元墀卸砌玉階彤庭五臣注曰卸砌鏤砌也觀國按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卸切者按字書卸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爲卸砌且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

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爲砌非也五臣曰卸砌鏤砌也卸亦非鏤蓋皆訓之訛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刀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概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惟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

光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按又明帝紀曰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干結切其義皆同也惟佛書一切音砌儒家不襲其音

鴈塔

西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于無漏寺故址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于慈

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侍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干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

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盛莫比

瀆

唐書許敬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濟

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按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于西而注乎東受他水而不爲他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爲他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爲他水之所受許敬宗乃言瀆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瀆爲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爲餘水之所奪故能

直赴于海而敬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沈水東流爲沛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爲沈流去乃爲沛也沛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爲他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敬宗以爲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嶽鄭氏注曰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

氏注曰四望五嶽四鎮四竇也竇亦直通之意瀆與竇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爲四竇春秋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勾瀆之丘杜預注勾瀆之丘穀丘也釋音勾音鈎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拘江說囚王豹于勾竇之丘釋音竇音豆然則瀆竇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竇則四瀆或讀作四竇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

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
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
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
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爲父三年爲母三年
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
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
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
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
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爲三年也于禮爲畧而

于人子報親之心爲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
有母之喪惟計母喪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
又有父之喪惟計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
于父母之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于其厚者薄
矣諸父昆弟之喪尙不併日而計而況于父母之喪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觀國按周衰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毋足怪者至于宰予日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爲孔門上弟宜其守正不悖于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爲久而疑之何其言之乖刺如此觀國按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史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于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飡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予之賢而于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搏且又曰其上則有赤

猿蠖蝶鴛鷓孔鸞騰遠射于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
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杯
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鷓孔鸞騰遠射于史記于芷若
字下有射于前漢于芷若字下無射于顏師古注以漢
書爲是而史記爲非後世文士嘗于此而疑焉觀國按
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字爲一句以史記之文
讀之則用射于字乃成四字一句于文則順于韻則協
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于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
記之文爲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于草名又獸名子虛

賦兩言射于前言射于者草也後言射于獸也神農本
草于草部有射于注曰射音夜或爲夜于宋玉高唐賦
曰青荃射于揭車苞并此卽射于草也漢書音義曰射
于似瓜能緣木此卽射于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于而
實爲兩物于文義奚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
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爲菖以江爲汪之類皆俗書也荀
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于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
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倞注曰
據本草射于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按射于雖草類而通

以木名之不害于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子曰西木自木也
 字多田欲書以良
 實欲兩木于文美矣
 千必加道終木也
 曰書查根干樹車
 五字草也自木也
 千必加道終木也
 曰書查根干樹車
 五字草也自木也
 千必加道終木也
 曰書查根干樹車
 五字草也自木也

學林卷四



